

芹山集卷之二十四

學政條約

欽差提督學校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陳
事照得當職欽奉

勅諭今特命爾往浙江巡視提督各府州縣儒學爾其欽
哉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府轉行各該儒學一體欽
奉外伏念職猥以庸疎謬膺

簡命夙夜兢兢不遑寧處伏讀

聖諭有曰學校之興廢人才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繫焉乃
仰而嘆曰嗚呼大哉



學政

王言乎一哉

王心乎其崇儒重道直欲躋古帝王隆盛之治乎顧

綸綍之音昭如日星所以風勵天下者意獨至矣凡爲

臣子所宜將順之不遑者夫復何言矧浙爲海內大

藩文獻之盛甲於天下其師友之淵源父兄之授受

與夫豪雋之深造而穎悟當必有上契道統之傳以

副我

皇上求賢之望者顧惟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則於

皇極之敷言

聖諭之渙汗容或有未周知而服行者而况提調者從事

簿書鮮於學校而留心司教者侵尋歲月疇於師道

而能立則夫

祖宗卧碑之設

今日勅旨之頒均不爲無負焉凡此固皆本職教化之不

立激勸之弗嚴以致士心無所懲勸文教未盡振揚

良用祇懼除另行砥礪外不揣愚陋敢因

卧碑及

勅諭內所載事理繹其大旨布諸學官將俾爲師者知所

以教爲弟子者知所以學務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用稱我

國家建學造士之本意職與爾有位爾多士亦與有榮焉顧不美哉如或因仍苟且自負官常懈怠荒寧自乖名教

彙憲攸存我不敢宥嗚呼慎之哉所有合行事宜擬合通行仰各楷書大字告示於明倫堂張掛曉諭官吏師生務各遵守施行

計開

一

卧碑之設降自洪武初年蓋我

太祖定鼎之初思以人文化成天下故

國學則有監規天下府州縣學則有

卧碑防範訓迪靡不備至迨至于今

彙典具存人罔知勸

卧碑之設徒置壁間甚或有進學數年而懵然不知所載者何事如是而望過惡揚善以成士君子之行顧不難哉竊照國子監刻有監規每生員進監令其熟讀成誦然後升進其有頑惰弗率者各從重究治甚或竄之煙海用懲不恪蓋一誦讀問而邪心客氣卽已潛消默化固無事乎夏楚之威矣伏讀

卧碑均爲

大訓仰各府提調官即便敬錄一帙刊刻成書就將本道紙價買辦紙劄印給本府并所屬各該州縣儒學師生人各一帙令其熟讀以爲服膺

聖訓之資聽候本道按臨參考背誦如有不遵者教官生員並以違

制論至於

御製大誥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五倫書等書俱已頒布學宮尤宜莊誦仰各佩服以沐我

列聖道化之澤則人文不變而於天下國家未必無補矣

此實化民成俗之大端也故特言之

一
聖諭曰崇正學

夫正學何爲者也謹按虞廷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嗚呼此萬世道學之宗也乎其在於當時措諸事功若慎典敘揆若舉相去凶無非實學亦無非正學卒至重華協帝而萬世言治者莫加焉蓋吾道功用之全固如此嗣是孔子有博約之訓子思有明善誠身之說以暨濂洛關閩而知行並進之論若合符節蓋皆所以發明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傳者斯言豈欺我哉聖遠言湮正學
幾晦近來士子厭常喜新乃遂猖狂自恣各立門戶
甚或詆毀朱子動相指摘而於四書經傳不復誦讀
夫五經四書固

聖朝頒降之大典也當時名臣碩輔老師宿儒奉

勅纂修頒布海內豈其才盡出今人下哉而後生小子敢
於非聖若此亦獨何心哉職也是懼茲與諸生有一
日之雅敢以

詔書從事爲爾勗之曰自今以往務崇正學務存實心
務敦實行如虞廷之精二可也如孔子之博文約禮亦

惟我

國家制書是訓是行不必徒爲空言以立異則堯舜以
來相傳之統盡在是矣如此庶無負於聖賢之學無
負於

國家作養之意本道按臨匪是弗取若靜言庸違互相
標榜甚或作聰明以亂舊章是實爲名教之罪人矣
本道體訪得實定行黜退以爲畔道非聖者之戒嗚
呼王言惟作命爾多士其尚念茲哉

聖諭曰迪正道

夫正道何爲者也昔者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曰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夫以其爲天下古今之所共由故
曰達道然則

聖諭所謂正道者夫奚外於此哉末世滋僞欺世盜名者
出往往有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者是固

聖心憂之而以迪正爲言與蓋嘗伏讀洪範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又曰無有作好導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嗚呼茲

所謂迪正道者哉然則其行之也奈何昔朱子白鹿
洞規始之以五倫之目繼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辯
篤行之目爲爲學之序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爲修身之要以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爲處事之要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
諸已爲接物之要其言明白詳備可以爲入道之方
爾諸生爲凡民之秀涵濡

聖化誦法孔孟久矣自今以始其益勵乃修反諸身心察
諸隱顯揆諸久暫得無有淫朋乎得無有頗僻之行
乎得無有愧於天而忤於人者乎夙興夜寐孳孳汲

汲惟於虞廷五教之目躬行實踐務期於

國爲忠臣於家爲孝子而綱常罔弗敦焉又之德行有
成發之文詞亦必爲有道之言自足以鳴

國家之盛矣本道按臨考訪得實定行待以賓禮敬備
錄用如或反道敗德素隱行恠

國典具存名教攸棄定行照例黜退以爲悖逆正道之
此非本道所敢私也曰

聖諭固有在也

一

聖諭曰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

嘗聞上古之時風俗淳沕民性樸野是故其教不肅
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乃今不可得而見矣夫侈靡之
習天下同風而于茲益甚蓋土地饒腴物產殷富則
淪胥以至於奢而流于靡亦固勢之所必至焉耳夫
冠婚喪祭人道之大經也載諸古禮可爲萬世法程
近多不行而繁文末節爭以相尚或居喪作樂漫無
哀死之心或婚姻論財至有溺女之慘夫豈忍爲此
哉習俗之移人亦或有墮其中而不能自免者矣茲
聖諭之所以爲言乎夫治天下以正風俗爲先而耻尚失
所則君子之所深憂也告爾多士繼自今其尚操存

古心敦崇古道凡立身行己言動衣服俱要返朴還淳痛抑浮靡其有冠婚喪祭之舉悉依文公家禮而行用爲庶民表率不許崇信浮屠黃冠之流有傷風化斯固

皇上以道治天下之意也如或因仍舊習侈靡相高於婚喪二事自犯名教許各該提調官并教官指名呈來以憑黜退或本道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亦就依律問擬此尤繫干風化其尚慎之

一崇經術

嘗聞諸先正曰六經之文與天地並又曰六經治世之文蓋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載此書學者熟讀而有得焉匪直爲進脩之資亦將爲經濟之略訪得各屬生員崇尚經學亦多有之聞有傳授失真趨向靡定其資質高邁者往往搜竒獵異肆意於莊列佛老及季世詩文諸集幼妄艱深風雲月露求以勝人其於理經漫不之究而脩齊治平率無所補焉此其用心亦已過矣至于才識庸下者乃復遍取書房熟爛文字轉相記問希圖捷徑獵取科名獎精神靡歲月其於身心治理茫無所得是不尤爲卑陋也哉今特示爾教官諸生繼今各隨資質分量勉圖進脩

其必先之以四書次之以本經次之以性理綱目近
思錄等書以博其學參之以先秦兩漢韓柳等文以
大其規至於朱子或問發明大學中庸之理尤爲切
至急宜熟讀與四書參看當自有得如果力量有餘
志趨遠大本領之外或兼治一經或取五經而盡讀
之務期曲暢旁通以上繼群聖之統其他記誦詞章
之習一切屏去本道按臨考校之外果能背誦他經
及或問者定行優賞或因之以補廩補增率而行之
他日所就將必有出於科目文字之外而卓然名世
者嗚呼此固

國家作養人材之意亦區區以人事君之深領也其
毋昧所趨哉

一正文體

嘗聞諸先正曰文所以載道又曰文章須正大須教
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信斯言也其知道乎嘗觀
典謨之文含弘廣大萬世言文者莫加焉自今讀之
有不成句者乎我

國初之文渾厚深沉猶有古意而諸臣之所樹立所建
明亦駸駸乎與古人相埒近來文勝質衰去道日遠
而文體亦復大壞蓋一二聰明之士務爲鈎棘爭以

相高乃遂獵取聲華用負時望後進者靡然趨之或
用三字以爲破或競一字以爲奇佶屈聱牙不能以
句徐而繹之漫無深長意義嗚呼豈聖賢之學端使
然哉本道往歲濫竽浙省場屋竊幸得觀多士之作
艱深奇僻初讀爲之斂容然於文體之變愈趨愈下
則未嘗不深致意焉仰惟我

皇上經緯化成諸臣建議開導亦既諄諄然矣獨不思遠
追典謨之作乎而甘心於雕蟲之小技何也蓋主司
以是求之多士以是應之夫豈獨作文者之罪哉夫
斯爲天下之首藩也人文之盛又天下所視以爲則

者也曷爾多士繼茲以往必虛心以窮理必竭誠以
資識讀盡天下之書論盡天下之事形之爲文必
正通達順理成章一洗近日艱深險怪之習本道考
校得實自當優異升進以爲復古者勸如或仍前不
悛定行停降用懲弗率若支離怪誕與道相畔則雖
聰明才辯之士重負時名者亦必顯黜是非吾之敢
私也固以遵

王制也昔歐陽子知其舉痛抑奇僻之習而文體卒爲之
變識者靡之予於歐無能爲後爾多士亦豈無復古
之志者乎願相與勉之予日望之

一考德行

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而又因時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夫是以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宅俊之士由此其選焉後世鄉舉里選之法廢乃直取之於科目蓋因時通變有不得不然者然考德問業之意亦豈與古大相遠哉近來工文詞者徒事於駢四儷六之奇矜智能者或尚夫權謀術數之巧而德行漫不之顧焉如是而望彌綸參贊以追蹤古人顧不難哉本道以教化爲職講學明道雖取之於文詞躬行實踐實參之以德行勗爾多士繼今其檢點身心攻苦食淡力行孝弟隆師親友而凡一言一行動以聖賢爲師本道按臨考覈察之鄉評參之公議如果德行著聞鄉里推服縱使文理平常亦必崇獎若或怠棄名教倫理有虧出入公門

卽碑有違則雖善屬文理素負才名者亦必顯黜是非敢於立異也蓋三代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所以化成天下我

皇上勅諭求得真才以爲用固每拳拳於正道之迪也茲固爲爾申告嗚呼爾多士其慎之哉慎之哉

一舉偏經

夫五經之在天下猶五行之在四時有不可缺一焉者說者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嗚呼是豈可以偏廢哉近來學者因禮經卷帙浩繁難於誦讀及因春秋三傳迭出而主司或主比或主合或主傳紛無定見難以迎合是故棄而之他經者往往而是失今不爲之處聖經幾於孤矣可不懼哉茲特從寬進爾多士仰各提調官即將民間俊秀子弟通行揀選責令誦春秋禮記候本道按臨其資質明敏能背誦二經者即准送學收充附學生員能行文者准與補增若經書讀過復能行文及作論者即與補廩是非過爲姑息也蓋不若是則畏其難以阻人之進固主司者之責也爾諸生其聽之由此進身益期遠大將來以明經鳴天下詎非區區所望於二三子者哉

一立社學

伏讀

聖諭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督去處即今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欽此爲照蒙以養正作聖之功

而况

聖訓昭然固將復古道於千載之上也仰各該府州縣提調官備查所屬城市鄉村若有損壞倒塌及不曾設立者即便遵照

勅諭內事理動支無礙官錢作速修建仍於生儒中推選學行老成可爲人師者免其差徭敦請爲師凡士庶子弟入學者先之以文公小學使之愛親敬長隆師親友大意然後進之以大學中庸語孟并各經聽其苦讀以廣其聞見示之聖功提調官歲終將教讀并子弟考校隨其高下量行賞罰聽候本道按臨考選用廣人文則所以將順

德意以成譽髦斯士之休將不於諸大夫有賴乎

一抑奔競

嘗聞廉耻士人之美節若奔競得行則廉耻道喪此尤爲學者喫緊用功去處而所以爲大受之地者固於此焉基矣近見谷處士子養高自重窮理明道者亦自見重于時聞有汲汲功名希圖進用者徃徃營求請託罔恤名義縱使微倖出身而大本已失其何以望卓然樹立於天下哉本道猥以庸疎濫司風化計今勉思砥礪罔敢依承以速官謗仰各該府州縣

生儒人等俱各在家閉門讀書聽候本道不日按臨
考試但文理頗通資質俊秀者即准送學以備作養
決不過刻以阻向上之志至於補增補廩亦據文理
平通考居優等者挨次幫補糊名編號本道無所容
心天監在茲清議可畏此區區自保無負於諸生者
也若或不守教條當緣赴省敢以私書呈遞及考試
之時於卷內自述門第者定行痛責仍發所司問罪
以爲貪冒無耻者之戒是非敢於拂衆意也蓋天地
間公道惟存此途此而徇情其何以服天下凡我同
道者諒亦體之不我罪也

一求才貴廣考數實嚴

伏讀

勅諭凡考補生員俱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擇選資質聰
明人物俊秀子弟補充不許聽信有司及學官徇私
作弊若有額外之數嚴加考選通曉文義者存留待
缺不許將不堪者一槩存留躲避差徭欽此訪得各
處童生儒士人等各有所向之志况今開科在邇若
使考選不精未免賢愚倒置殊非

國家建學掄才之意仰各該府州縣提調官即將有志
科舉并入學童生人等先行嚴勘身家果無違碍資

質俊秀及不係曾經黜退改名冒籍之人務要嚴加考試頗通三場方准起送該府覆考該府掌印官仍秉至公嚴加精選果係堪以應試及堪作養者分別等第起送赴道以憑考選若未經府州縣考中輒便赴道告擾者扶出若審係干碍行止仍行問罪發落其有文理不通徇情妄行起送者定將該吏提問職官別議此係命鄉論秀之始其各慎之慎之

一聖經紀載理亂興衰之迹及善惡美刺之由中間義理互相發明近來士子每每揀擇誦讀殊失聖人作經本意今後教官務遵

勅諭嚴督諸生將所習經書熟讀牢記至於變風變雅之類記檀弓喪禮書金縢顧命等篇春秋崩薨卒喪之類俱要一體誦習久之義理貫串左逢原始非尋章摘句者所可企及本道按臨考驗默書定行崇獎以勵後學若字有差漏量行朴責全不能默者定行黜降其各勉之

一欽奉

勅諭府州縣提調官員將學校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者量加決罰懲戒欽此竊惟吾

夫子爲萬世道德之宗凡吾黨在名教中者自宜崇重

用申報本之義而况

聖諭昭然曷敢故犯仰各府州縣提調正官凡學校中事須用心舉行如殿堂齋號倉庫公廨等房有傾壞者卽爲修理祭器樂器射器及會饌等器有缺損者卽爲補置師生俸廩齋膳等役依期給發生員該免丁糧務照例優免違者定行遵照

勅諭施行仍將首領官并該吏提問不恕

一各府州縣正官有提調之責其應該考較事理備在

在着實舉行勿非在區區句讀間也近訪得各處

生員有等不畏名義往往以講學爲名狡批有司衙門希圖出入乃遂假公營私夤緣請託因而詭騙影射靡所不至其爲有司者亦欲收取門生求爲儒吏而不知受其欺者亦已多矣此於人已蓋兩失之揆之事理甚非所宜除已往不究外教條至日仰各該府州縣掌印官止於朔望行香講書公聽並觀及季考着實舉行明示賞罰亦自稱良有司提調之職不必私受門徒致招物議其各該生員亦卽痛懲前非安貧守分閉門讀書庶幾堅志熟仁而學業有進自可爲將來大受之地矣如或不恤人言不畏

憲典仍復出入衙門有玷名教卽係行止有虧本道體
訪得出定行黜退其職官亦加別議施行决不輕恕
一督學之臣風化所關伏讀

聖諭曰率人以正必先正己其務端軌範嚴約束公勸懲
斯稱簡任遐想前輩文臣督學于浙者師道尊嚴人
文丕變卓然爲海內儒宗及今談及往事猶能使人
興起而況于親炙之者乎顧予謏陋罔步前脩萬一
用是祗懼若涉淵冰其條陳數事如前所云大槩皆

奏揚

憲綱非敢以一毫已意參於其間也但恐言出不經
多乖謬或行誼弗飭有負官箴尚賴賢明有司及
教官及爾多士盡言相告孰可孰否從實申呈本道
當拜受明賜再加詳議率循以行用勉圖報稱萬一
云爾嗚呼大君子每以天下爲己任其尚毋靳於忠
告也哉

芹山集

學政

一為申明

勅諭以一事體以正士心事伏讀

勅諭一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者
職事提督官行止不端許巡按御史指實奏聞欽此欽
遵照得本道猥以駑駘濫叨

簡命伏自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內奉

勅以來夙夜兢兢不遑寧處亦期勉效尺寸以仰承
德意於萬一也故自去冬以及今夏將所屬杭嘉寧紹台

溫等府各儒學生員俱已考校勉定優劣內文理平
通亦通者各照例許令應試其有德行可稱者亦又
遵照

卅碑事理公同提調官從公訪舉如嘉興等府考居三等
生員沈槩等亦許應試本道慮恐一時不明或有遺
才又於本年六月內通行各府提調官將所屬州縣
嚴加考選送道覆考選取期在無收並蓄少盡命鄉
論秀之意則所以網羅之者似亦幾矣近聞蕭山等
處生員不思平日學問荒踈一時失意輒敢攘臂赴
別衙門告擾抗違

勅諭蔑視本道而其競進之心方之壟斷無異竊惟爲士
者尚名節論治者貴識體本道謏薄甚不足爲有無
矣其如

王言何除另行自劾外所據本生汲汲名利殊無愛身明
道之功碌碌風塵敢爲怨天尤人之舉揆之名教實
爲有乖若不通行省諭誠恐士習日非肆意干進甚
非

國家建學養賢之意爲此合行出給告示前去該府轉發
該學於明倫堂張掛提調官仍行省諭并通行所屬州
縣各儒學務仰遵

勅諭內事理除照本道近日考選遺才明文各該府縣如期精選送考外其考過三等四等生員非奉本道明文擅赴省城告考者離學之日教官即時申報其生員不分廩增附學各照不守學規事例黜退若該學容隱本道體訪得出或省城歇家報出定將掌印弁本齋教官與本生通行提問究治自七月初一日起該學仍不時查點但不在學者除患病外其餘亦就具姓名緣由申報施行毋得知情故縱自取罪戾不便

一爲申明

勅諭以重講武事伏讀

勅諭內一款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其中有能習舉業者亦聽就科舉欽此欽遵已經通行所屬一體欽遵外近查得都司旗纛廟改稱書院寄名武生者見有一千餘名及准該司手本開稱見在應襲軍民武生共止四十一人到道其餘俱各影占差役潛逃回家爲照儲才選將定維文武之兼資建學立師一出

國家之定制照得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兒男俱有

箕裘之託其舍餘軍餘亦各有扞衛之寄故

祖宗於兩京衛則設武學其十三省各衛則令送入各該府州縣儒學讀書習禮儲養將才其有志科舉者亦聽考選登崇後良則其良法美意固已周悉無遺矣使爲武職子弟者果能虛心講學折節下士日周旋乎庠序之間則敦禮樂而事詩書固彬彬乎介冑之英矣是非

國家儲養之初意哉近來各該衛所罔率

成憲妄置科條乃於正學之外復有所謂書院者創設未及一歲生徒已聚千人一丁不識遽爾濫厠乎章縫

寸鐵靡持乃亦駕言于武弁不知儒衣儒冠乃

朝廷所以待士而進退人才亦本道職掌所以奉揚

德意者也所據各生不知奉何明文敢爾冒濫其各府州縣經該官吏亦不知有何事例遽免均徃本當通行提究但承訛踵誤情有可原况今開科之年率多覲覲考送科舉若不預行省諭誠恐臨時有碍難准收考不無人才沮抑未便擬合勘處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案事理即便通行衛所并所屬各該州縣如係應襲兒男俱遵照

勅諭內事理送入各該府州縣儒學讀書作養至於官下

舍餘并軍餘有志入學及科舉者亦即赴所司報名
查照教條內事理一體精選聽候本道不日按臨考
選送學應試其不堪作養者就行革去武生名色省
令回籍照舊爲民當差如有展轉影射不服有司考
選者卽係頑民仰各該府州縣徑自拏問追究節年
影占過均徭銀兩貯庫仍具招連人解道以憑施行
如此庶事體一而武備修

王制明而名器亦正矣若復徇情受賄仍令冒濫衣冠
混殺士類本道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經該官吏定
行提問坐贓論罪文書到日各出給大字告示通行

省諭改正仍將查革過冒濫姓名造冊送道查考毋
得違錯不便先具依准繳來

一爲明義利以正士風事伏讀

勅諭一爲學工夫於義利公私之辯須體認精切庶幾趨
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業可觀欽此欽遵
已經通行所屬一體遵行外近該本道按臨杭州府
儒學督課生員查得生員錢興宗等俱各不守學規
點閩不到審據教官執稱錢興宗率衆告擾爭分膳
銀等因據此查得先任提學僉事徐 教條內一款
一缺官缺廩齋膳夫銀各學置立循環按季開數申

嚴道生員胡祈未呈稱近奉明文取貢已於本年
月二十一日起送出學不知何人將祈未名爲
月十八日赴司舉呈膳銀伏乞辯明等
據該學拘送生員錢興宗張珂等到道審
得奉命膳銀委係錢興宗主謀捏寫胡祈未姓名希
圖侵分等情據此爲照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辯治道
莫始於風化之原故非其道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人
利吾家利吾身七篇首以示戒苟一念之或差將終
身而淪沒參照生員錢興宗猥以庸流濫叨儒服行
同市井全無廉耻之心貌類侏儒時肆貪饕之念

膺而告爭膳銀沮撓憲體等語而侵牟灶戶污辱水
冠况捏寫他人姓名有類同匿擅入所司公府敢潰
大坊是謂行止有虧實於

勅諭故犯若不顯行黜退何以克正士風除將生員錢興
宗黜退爲民外誠恐大義不明人心易溺前項情弊
恐不獨錢興宗一人爲然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
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大書告示
轉發該府州縣各儒學於明倫堂張掛曉諭師生一
體猛省回心鄉道則於風化亦不無小補云爾
一爲崇德行以勵士風事照得本道欽奉

勅諭內開學者讀書責乎知而能行敦尚孝弟忠信禮義
庶耻之行欽此已經備云教條通行府州縣并各該儒
學一體欽遵外近該本道按臨嘉興府考試考得嘉善
縣學廩膳生員沈槩文理亦通居三等第一名就經
案行該縣查照復學肄業間訪得本生學行可稱志
向有在實切稱賞及據該學送到三等文簿內開一
等生員一名沈槩行已有耻孝友著聞誠無愧爲士
之名等因隨據該縣提調官及闈學生員當堂稟稱
本生委係行誼高潔素重鄉評志向光明足範後學
撥之本道查訪相同似爲公議相應殊獎以勵士風
已經備行該縣將本生特次原案二等之末案候今
科與應試生儒一併起送以備賢科進用仍省諭本
生益勵初心用圖終譽以爲士風之勸去後今照浙
省乃天下名藩所據前項德行可稱恐不無嘉善一
士爲然除訪覈得實另行崇獎外查本道行省諭何
以激勸將來爲此除外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
照依劄案內事理即便轉行該府并所屬各州縣及
各該儒學一體遵照

卧碑

勅諭及原行教條內事理着實舉行其有已敦德行者省

申
令益加勸勉或德行未飭者令其改過自新提調官
并教官俱於三等簿內一一從公據實填註聽候按
臨考覈以憑獎勸黜罰庶公道昭明而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矣

一為歲考由案照先據杭州府開送廩增附生員許
啓等到道考得出字三號生員傅松文理不通置之
六等例應黜退及查得該府并儒學遵照

卧碑送到考課文簿各開稱行止有虧謀利無耻私妻子
而安於獨樂薄老父而忍於遠離及異室分居有父
不養等因顯是倫理有虧就於案內明開名教罪人

合行黜退為民去訖近該本人倚恃兇頑肆無忌憚
輒敢攘臂赴道告辭及又逼令七十八歲老父扶病
出官勉為撫拾而其分居各爨之意亦自難掩據此
為照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看得傅松忝廁衣冠竊有稟粟而親年老耄景逼桑
榆苟有愛日之誠則雖斯瀕不忍暫離者而顧忍心
與之異處令其寄食他人是尚可以為人乎

國家設有律令不孝之條載在十惡蓋所以懲兇悖而
正綱常也所據本犯侵分膳銀名義已乖於平日弗
念罔極綱常尤犯於明條蓋所謂好貨財私妻子不

顧父母之養者該府該縣開報不為無據而乃敢沮撓風憲若此揆之法律寔難輕貸除將本犯押發該府審究不孝實跡依律問罪具招詳奪以為人子不孝之戒外為照

國家以綱常為治學校乃風化之原則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固今日之急務也第恐教化久弛習尚偷薄萬一有如傅松之流者出斃我堯倫將不為世道之憂乎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將發去告示轉發該學於明倫堂張掛省諭仍備行所屬州縣并各該儒學一體遵奉出

給大字告示曉諭凡我多士各宜敦崇孝弟扶植綱常若素履間有未飭者亦各相勸勉遷善改過砥礪自新以求無負於名教各該學官并教官仍查照教條內事理今後按季從實開報以憑考覈勸懲施行如此則庶乎士習克端堯倫攸敘而於世道未必無小補矣

一為學政事伏讀

勅諭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恣誕欽此欽遵照得本道濫竽督學往歲適當開科之年已將通省

多士逐一考校中間文理率多純正且復才氣逸宕
有足觀者竊念浙爲天下首藩人文日盛而一時制
作大段皆平正通達庶幾近理無復艱深險怪之習
蓋皆佩服

聖訓而有得者由此進之駸駸乎

國初渾厚氣味矣顧念本道涼薄無能資益諸士且無
以奉揚

德意也敢以浙中諸士之作梓而行之用以啓迪後學少
高崇雅黜浮之意云爾其中或有未當者尚賴賢明
提調并博學教官暨我二三子相與改正庶不訂明白

翻刊成書仍通行所屬州縣即便動支本道紙價赴
府印刷將在學生員人給一部以便觀覽度文體可
正而諸士知所嚮方本道亦少藉以塞責矣
一爲學政事伏讀

卧碑一提調官務在常加考較斯爲稱職及欽奉

勅諭內開府州縣提調官若恃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中一
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量加次罰懲治欽此
除通行各府轉行各縣一體欽遵外近該本道按臨
嘉興府考試其某縣知縣某係是提調官員却乃擅
離職後不行督率師生赴考實於

物論有違參照本官猥以斗筭濫叨科甲侵尋歲月曾無
補於民艱藐視

卧碑略不董乎學政日奔走於要津罔顧惜乎清議曠提
調之職而若罔聞知越封疆之限而亟於干進自乖
名教怠忽

三言事屬有違法當提究云云

芹山集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同人胡正蒙編輯

賜進士出身南京戶部郎中黎道淵校正

公移

駁台州府呈儀賓王謹入忠節祠配享方孝孺先
正稿

夫古今所重者忠節蓋必為子死者為臣死忠而後可
以當此謹按王謹附逆賊二十餘年中間毒害忠良
淫虐子女以至謀危社稷皆其罪也此在常赦所不原
者據呈夫既知濠已有叛志此事

宗社間不容髮為謹者曷不即日泰即乎

朝以發其姦以聲天下之大義乎宸濠凶虐殺人如刈草
菅審如所呈渠既揚言其叛矣顧不能磔之於市如孫
如許以快其忿乎而顧從容一杖以死監旋放如見戲然
此何為哉春秋傳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且宸濠大舉
北向而王謹把哨守城此正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者既而濠已就擒謹遂投井蓋其身窮勢蹙故不得已
而姑為全屍之計律以大逆不道罪得保其妻孥之誅
亦幸矣而尚欲以忠節加之春秋謂之敢俎豆於宇宙
間之忠臣義士乎又不然逆濠事定之後夫既稱為諸

公所惜矣此等大節而何不建白于時顯揚之乎抑不
知一二十年來該府果何所據而突為此舉以犯天下
之公議也參照同知朱世忠猥以匹夫濫叨府佐而敢
顛倒

國是決裂綱常若此是不復知人間有羞媿事矣讀聖賢
書所學何事本道濫竽風教良用扼腕除職官別議外
合行該府即便考諸典禮參之縉紳質于父老王謹何
人應否入祀配我守正名臣如果名義有乖典刑具在
就將本主即日投諸水火仍將族屬會與逆濠黨惡謀
為不軌者開其實跡拏送所司明正

國法庶誅死者于前糾生者于後公議大明而風化亦或有補矣

公移至日台學生卽以其主投江時論翕然亦可見公道之在人心有不可泯者

芹山集卷之二十五

邊方事狀

陝西布政使司分守河西道右叅政陳 爲計處邊防以荅

聖慮事抄蒙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 案驗備行本道轉行道屬府州縣衛所及副叅遊守等官各出已見從長計議在腹裏當何如籌運在邊方當何如防守與夫一切利邊長策各要隨其地方之宜官軍之便應興應革明白條陳本院以憑施行等因蒙此爲照

國家之計莫大於邊防而修省之謀重厘乎

聖慮伏蒙 本院曲賜咨諏是維祗承

德意將以圖久安長治之策者也顧念職猥以駑駘罔知
戎務仰承明問寔切冰兢謹述所聞釐爲數事第邊
方大事而兵馬錢糧關係寔重葦茅之見恐無以副
臺端下問之萬一也伏乞

俯賜采擇議擬施行

計開

一慎選將領以保民生

竊聞將者三軍之司命漢史曰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其所繫良亦重哉近據延安府米脂縣申稱
靖十八年十二月內達賊約有二十五騎從懷遠堡
至泥溝等處殺死八戶張世葵等男婦一十六名口
搶去牛羊約百十餘隻又嘉靖十九年正月內從清
平堡入境至大蒲峪搶去張世遷等二十七名口殺
死張且美并母子共五名口搶去牛羊二千餘隻等
因到道近該本道巡歷米脂等處隨據張世葵等告
稱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正月內節被達賊搶擄世
葵一家殺死我伯父一人伯母一人弟婦二人幼姪
三人其餘族人死者甚衆彼時官軍曾無一人救援

以致死者枕藉言訖相與哀號淚下如雨職聞之不勝慘然竊思我

國家設有將領用以保障邊疆其守備不設典刑具在今以達虜三二十人出入邊關如蹈無人之境何哉查得近爲脩省事欽奉

聖諭謂近年以來虜寇隨在侵犯殺擄邊人荼毒爲甚朕甚憫之今後將官有失律重情文臣有貪暴實跡着科道官會木劾來必加重處欽此欽遵職聞之副總兵楊信彼時正駐清平堡一聞警報當日稱病不出止令中軍指揮僉事秦鏞哨探其正兵營都指揮同

知劉坤勉強出兵狄青原上虛應故事而無一卒欲出戰者其總兵周尚文輒下令曰敢先行卽割鼻耳乃遂潛師夜遁以致賊虜長驅縱橫剽掠重爲我中國之羞可勝恨哉嘗聞已故總兵官若上效梁震驍勇絕倫奇謀百出每遇敵人直搦巢穴其在大回在榆林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我民不至殘破功豈其微哉爲照副總兵楊信推奸避事臨陣退縮過十日後聞有甘肅總兵之報卽揚揚然坐政事堂矣國家任將之初意豈端使然哉及照都指揮同知劉坤指揮僉事秦鏞俱係邊方失機重情仍復使之在位

恐無以風勵諸邊矣如蒙乞亟爲議處罷黜以爲邊
臣臨事失律之戒仍選謀勇素著威震夷夏者疏名
上請以充主將副將叅遊等官俾之經營西北庶敵人不
敢侵疆我民獲安而中國亦有常尊之勢矣
一增築邊牆以防虜患

竊聞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
伏見延寧二鎮東西相望爲我

國家藩籬先年余肅敏公建立邊牆設有三十四營堡
中間犬牙相制烽火相連寔爲萬世良策沿及今日
或因年久而坍塌或因淤沙而平漫強胡不逞如

其來或亦有難制者矣況今古裝馬套朝夕往來
我虛實此是門庭之寇利用禦者職訪諸將士詢及
縉紳暨于耆老皆謂今日之務脩邊爲上蓋設險守
國其勢有不容不汲汲者近據魚河把總都指揮高
秉元揭帖開稱安定二邊已有新精神木以上邊牆
完固惟寧塞以至栢木東西八九里年久圯壞合行
修葺又據原任總德衛都指揮何鐘綬德衛掌印指
揮文玉開稱沿邊營堡相去或四十里或五十里卒
有緩急亦可策應惟寧塞至舊安邊九十餘里中無
營堡墩臺踈濶往往失事先年曾於適中地名十字

澗者添設城一座甚便今其遺址尚有西北一角再築三面即可防胡又舊安邊至定邊亦九十餘里適中舊有磚井城一座規模甚小可便充拓各調集官軍防備寔於地方有益蓋先臣經濟宏猷卓哉可爲萬世之防矣修舉廢墜以保我

社無疆之業不有待於今日乎如蒙乞下都布按三司從長議處如果可行乞亟爲題請將沿邊一帶邊牆其舊有者加修其缺者增之使高薄者築之使厚其舊有定花馬池之制相同其各墩臺烽堠可修則其則增仍於內各鑿壕塹深廣各若干丈尺金

城湯池控制華夏又必遴選各營保扼總指揮千百戶等官令其各守信地戮力防邊如此庶疆圉旣固戰守有資而敵人自不敢犯矣議者謂今天下財力竭矣延袤千里帑藏空虛雖欲築之其將能乎曰不然天下有八鈔關有淮揚兩浙等處大約歲計可得百萬餘亦足以供修邊之用矣用天下之財固天下之防以保天下之民不猶愈於無名之費乎或又謂沙地不可以築牆無水不可以屯兵然竊思沙可以扒攤而去土可以遠取而來水可以鑿泉而得不然肅敏公之築邊固在也豈其借地於異域哉

此一勞而永逸或亦有可行者也議者又謂今大虜
入套時肆跳梁其何能築竊謂夷虜之出沒無常而
錢糧之調度宜豫况此工一興費用不貲非先事而
爲之圖欲成天下大事難矣合無乘此求言之會請
出

內帑或請動支鹽課等項官銀或本布政司銀兩若干
收貯在官聽各邊巡撫衙門將一應脩築事宜預爲
相度區處停當或先置鋤鑿版築口糧等項一一完
備待夷虜遠遁之時卽行分投委官併工修築刻期
報此又有備無患或亦有可行者矣第事體重天

非書生之所敢言亦惟

意端留意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一移復參將以保重地

夫沿邊一帶設有參將遊擊統領精兵蓋因與賊爲
鄰用以防胡而保信地者是故榆林東路參將設在
神木寧夏參將設在花馬池一時遠虜猝至則互相
應援呼吸立至此其曲防預制蓋定爲掎角之勢矣
查得西路參將原在舊安邊營最爲緊要先年不知
何故遷之新安邊是曰腹裏夫由舊安邊迤東而至
把都河又迤南而至永濟堡又南而始至新安邊其

去邊蓋二三百里矣縱有烽火傳報往來六七百里間亦豈能飛渡哉訪得叅將周文年力方強韜略亦習是可當一面之寄者置之閑散不惟事體未安抑且緩急無備如蒙伏乞再行西路管糧道查勘叅將衙門先年初設何處後因何事改遷即今應該設在某處於邊有益如果應在沿邊地方乘此求言之會速行具題查復或設在寧塞或仍在舊安邊西可以接花馬池東可以達榆林鎮聲勢相倚威靈自振將不戰而屈人之兵矣其於防邊之計豈小補哉或曰寧塞而南亦有賊路可通把都河以達石勞三山底於固原則此叅將之遷也庸詎知非四通之地欲以控御東南乎曰不然寧塞至新安邊二三百里舊安邊至新安邊亦二三百里縱有聲息報到領兵而南亦未爲不可况彼亦有把總坐堡等官獨不能制此醜虜乎夫駐劄新安邊止當一面若仍駐舊安邊或寧塞一可以扼大舉之鋒一可以尾零賊之後是謂一舉而兩得此在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不知亦可追復之手

一議廣儲當以資調度

嘗聞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蓋師行糧從未有食

不足而可以談兵者查得榆木鎮見在倉糧止有一萬七千餘石豆一萬二千餘石草二萬三千餘束甜水堡見在糧米止三百餘石料止八百餘石其他寧夏固原等處錢糧亦每每告乏况今大虜駐套秋高馬肥勢必大舉則先事預防以爲調度之資者可不加之意哉夫足食之道大矣愚謂今日之足食者其道有六一曰嚴徵解夫夏稅秋糧徵收之期載在明律至於行糧料草臨敵缺乏因而失誤軍機者斬此其立法亦既嚴矣近來各該州縣掌印官怠忽邊儲管糧官索要分例或又奸頑大戶恣意侵欺邊糧不完

職此之故乞嚴行各府掌印知府嚴加查理催徵將沿邊一應糧草但有已徵在官者卽行陸續起解如有大戶侵欺及貪官求索坐誤軍機者悉依法重治敢有仍前怠玩者先將各府掌印官照例叅劾降級庶法嚴而事畢舉矣二曰時召買夫糴買糧草貴在乘時先年因邊方一時無事吝惜錢糧不肯召買及至邊報緊急秋收過期乃始發銀糴買計所入常減於秋成之一二亦甚可惜照得今歲頗得時雨秋成可望合於六七月間准發官銀若干兩預給殷實大戶待秋成之時照依時價兩平收受則官民兩便邊

儲有賴矣三曰舉屯田昔趙充國屯田金城西羌坐
困此其爲法若迂而實邊莫切於此者查得沿邊一
帶并延慶臨鞏等衛俱有屯糧但各官因仍怠惰不
行督種間有繩以法者輒委之曰沿邊時有警報不
敢力作此亦或然乞行各邊鎮守叅遊守備等官今
後申嚴架梁烽火之法務令沿邊并腹裏軍民得以
肆力耕種上納屯田以備緩急調度仍聽各邊巡撫
衙門稽察如各該地方原無聲息其屯糧仍前不完
者各照例俸叅問庶軍民且耕且牧而戰守亦有
資矣四曰嚴報中夫

國家開設鹽課先年止令上納本色邊方甚賴近年率
多納銀夫納銀亦未爲不可但中間率以鹽引私作
人情其權豪勢要之家有白手而得銀三五百兩者
有實緣虛出通關者是

朝廷緊急濟邊之需徒爲空名爾矣如此而欲實邊省
民不已難乎愚以爲宜申嚴舊法悉令沿邊上納本
色完足方給鹽引不許徇私通商自招物議其有權
豪人等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悉照例發遣如此則
積貯之久而軍需亦或有賴矣五曰明按伏伏讀
大明會典凡官軍出百里之外按伏守哨准支行糧料草

回營住支欵此近見各邊將官恣意貪饕罔知法
守如環縣守備侯振原奉明文調赴乾澗按伏却
乃逗遛不進離環縣僅五十里曾未赴邊卽坐支行
糧料草折色銀二百四十餘兩本色糧米二百餘石
料三百石草二千餘束其他各邊冒支者往往而是
蓋緣各該將官凡遇召商之時卽令家人占窩報中
虛出通關復恐上司查盤踪跡敗露則或虛張賊入
某處動調兵馬一二日間而千百糧草花銷殆盡矣
此其爲弊已非一日之積又不獨侯振爲然者除本
官見奉軍門明文備行本道查究外如蒙乞通行各

邊今後果有聲息奉有軍門火牌及奉各邊巡撫衙
門明文方准支給行糧料草不許仍前坐支致虧軍
餉敢有犯者卽以侵盜沿邊糧草論如此則費出有
經亦可資緩急之調度矣六曰革冗食沿邊每軍一
名支糧一石近來多被總兵叅遊守備等官強將幼
丁寄籍軍伍冒支官糧及又私役軍人過多用以辦
納官錢打柴種田種菜又或有等罷閑將官不肯回
籍仍復住堡役占軍人及圖報中糧草把持見任官
員爲蠹茲甚如蒙乞通行各邊管糧道將各營軍人
嚴行查勘果係老弱不堪卽行革退自總兵以下役

使軍人各照問刑條例名數不許過多其已經參革將領參遊守備等官俱各回原衛帶俸不許仍前在營私役軍伴展轉生事如違悉聽參奏重治如此度冗食可祛而防邊亦有人矣

一訓練民兵以防內地

近奉

兵部明文召募土著爲軍及籍義勇其爲法亦旣善矣竊念邊方廣濶強胡桀驁如近日由清平堡直至大蒲峪等處蓋已深入腹裏二三百里矣况召募之兵亦復分散各鎮則各州縣生民素無兵衛其將何

以支持哉愚竊謂今日之計所以保內地者其道有四一曰謹團練夫關陝之民其性耐寒且志好戰然非立法以操練之倉卒遇敵或難以制勝矣宜令沿邊各州各縣各鄉各村立爲保甲每五十人爲一隊擇其驍勇衆所推服者爲隊長其各人或弓箭或鎗刀或棍棒任從其便掌印官令其務農之暇時時操練各縣巡捕官時出巡行調取一二隊考驗果有武藝精通者掌印官量加賞犒又之人人思奮盡室爲兵亦可以制挺而撻強胡矣此卽古者寓兵于農之意可亟圖之二曰設疑兵夫胡虜之人其性多疑時常

出沒窺我虛實宜於險關要害去處各置旗鼓砲石
及備柴火一遇敵來互相傳報卽調前項操練之兵
登高據險鳴鼓搖旗一時矢石交下前後攻擊此在
兵法所謂弱而示之強者其亦制勝之一策乎近日
安定民人郭瑞等擒敵亦用此法可更推廣而行之
三曰築窯洞夫堅壁清野收斂人畜此亦守之之策
及今無事之時可於極高絕險之處多開重窯其下
鑿以品字窖至於通賊去處仍鑿深坑伏木于上臨
時弔去以斷歸路果有聲息卽蚤爲收斂勿當其鋒
俟其旣退相與夾攻之則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是或一道也四曰禁通夷夫夷夏之防截然有不
可易者近訪得沿邊把總千百戶等官平時不能脩
明武備却敵制勝乃復與夷人私通貿易或以鐵鍋
或以綿布或以棗或以希圖胡馬彼此射利一或不
諾因而殺戮我官軍者往往有之此其引惹邊釁關
係非細乞通行各邊鎮守總兵副叅遊守等官嚴督
把總指揮千百戶今後各宜振揚威武謹守信地如
敵人有收犯邊者卽行傳報出師追勦不許仍前私
通如有違者卽以守備不設從重叅究如此則疆圉
孔嚴華夷隔越而敵人自不敢犯矣

一脩復邊堡以便防禦

伏見榆林一鎮孤懸西北其附近榆林者曰嚮水堡曰波羅堡而近來失事則二堡之出沒者爲多去歲十二月內把總指揮宋隆擊家赴任由嚮水以趨波羅遇賊殺死其母妻并女俱被搶掠塵戰半日而救兵尚未至此無他蓋嚮水堡去邊近則八九十里遠則百五十里是以遇賊入境走報者無以猝達而統兵者不知進止况其夾道廣闊賊潛藏入內擄掠居民雖有智勇之將亦難乎其爲功矣查得榆林鎮西有平夷一堡去邊不遠原屯嚮水之兵先年因地勢卑濕及去冬保駕遠途補軍回歸於嚮水竊以爲營堡之設先年必有深意且今遺址尚在父老猶能言之查得近該 兵部尚書毛 經略大同添設五保衛蒙

朝廷允行是蓋扼險守要之意况此因舊爲新控御要害或亦有可行者如蒙伏乞俯賜鈞裁行東西管糧二路再行查勘相度如果可行就行估計脩復遵照近日奉右召募新軍事例量召軍人若干及將嚮水波羅清平等處撥給舊軍若干仍選驍勇能幹把總指揮一員主之或將西路遊擊在彼住劄或不時往

來其地東可以接榆林西可以扞衛波羅而歸德魚
河糧道不至隔絕此亦地方一大利也或謂平夷堡
地勢湫濕難屯糧草且水土不使人馬易生疾疫先
年之棄亦固有因曰不然兵貴度地以制形不可因
噎而廢食今查得地名曰瓦踏梁者去本堡東五六
里地勢高阜可以屯兵合於此增築營保迤東離榆
林三十里迤西離波羅五十里迤南離嚮水堡六十
里即有緩急彼此策應而常山之勢成矣或又謂新
堡之築似美然地里孤懸人誰與守查得本地有曰
高山墩曰文家岔墩者俱與平夷堡相近見今俱有
軍人在彼守哨今再增築越城各屯糧伏兵以爲
夷堡羽翼二可以遏大賊之攻墩一可以截零賊之
出沒不亦可乎然此亦恢復大事職過緩德偶聞士
夫之論及訪之遊擊鄭東及把總等官亦有同者敢
僭及之更乞行東西二路管糧道訂其可否職未敢
遽以爲然也

一議置牛車以便輸輓

竊聞千里餽糧上有飢色惟蘇後學師不宿飽儲蓄
之不可不豫也審矣照得榆林一鎮設在窮邊沙漠
之地其官軍調度之需歲以萬計然皆仰給延安等

府輸納是故延川以此則納本色延川以南則納拆
色訪得納糧人戶每驢一頭止馱五斗多者不過
七斗每人或挑三四斗或背一二斗自延川以至魚
河堡往返動經旬日人驢盤費幾于正糧而肩挑背
負終年輸輓汗血之勞尤有不可勝言者近據延川
縣耆民趙倫等執稱正德弘治年間洛川鄜州之民
曾以車運至榆林民不勞而賦易足近者延綏巡
撫都御史張亦嘗議復此舉旋以遷官而寢及
據該縣知縣以四德揭帖開稱延安路狹車不方軌
亦不可行大車獨不可以行小車乎合無教習推車

以時輸運不惟錢糧易完而小民亦免奔走道路之
勞矣等因到職以為舟車以資轉運故在江南則用
舟在北地則用車今陝西潼關暨山西真定等處皆
用車獨不可行於延安乎况昔之人亦固有行之者
矣如蒙乞俯賜鈞裁行今延安府專委能幹府佐官
一員董治其事訪求山西善打造大車或小車良匠
擇其家道殷實稅糧多寡令之造車官為訓習每大
車一輛可載四五石小車一輛可載二三石則用力
少而成功多矣再照歲派之法延川以南悉徵折色
及審擬延長縣耆民王許等亦稱弘治成化年間止

納本色今改折色且洛宜川等處無銀上納有馱米
北至綏德而糶者有東至平陽而糶者若遇豐年用
米三四石而始得銀一兩至榆林召商每銀一錢則
或止買七八升或買一斗往來之間官民虧折無算
若車路一通就改派本色令其上納一可以省民之
財一可以足邊之用其盈縮多寡不待智者而知矣
但聞官價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至折放官軍月
糧每石例該折銀七錢存積五錢亦可補歲派不足
之數此或會計者之深意非愚所及知也或曰洛川
鄜州等處以達榆林高山峻嶺逶迤千里且路多險
窄車行不已難乎曰是則然矣然較量分數大抵一
坦者十之八陡峻者十之一二如石嘴驛之關山嶺
綏德州之一步岩以及文安驛之蟾底嶺等處皆其
地也合再行委該縣掌印官各照分地多寡起倩人
夫匠作剗削填治仍動支官銀給以工食口糧或就
將預備倉糧每日支給少爲賑濟之意則人亦樂從
而功可就緒矣或又曰綏德米脂之無定河延川一
帶之澗水夏秋泛漲其何能濟曰是誠有之然水之
漲多在夏秋至冬則涸矣况秋糧十月間介率多在
冬間方完就乘此深冬或春初農工旣畢北地亦堅

於此時轉輸給餉不亦可乎大抵成大事者不計小費為

國家建萬世之長策者非有毅然任事之臣主持於上鮮克濟矣

國家漕運百六十七年惟至張家灣而止後有建議者
疏通溝河直抵京城門下至今賴之其所省歲不知
幾萬矣此役較諸漕河為費頗省為功尤急為利尤
大第事體重大非下僚所敢知者亦惟臺端留意邊
之幸甚

以勵人心

竊聞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伏讀
大明律內一款凡守備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
輒棄去及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
斬若被賊入境內擄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
軍欽此為照用兵勝負寔

社稷安危所係故

國家於戰陣有功扞衛王家者則賜之高官大爵以酬
其勞且又使之世襲子子孫孫與國同休至於臨陣
退縮者則必誅不赦必如此然後人心敬言勸武功競
而國祚安矣近見軍官獲首級一顆者即陞一級但

得三五人即以百戶而陞至指揮都指揮職事金紫
之榮轉時可得至於喪師失律者率多隱匿不報或
報之而未盡或又有喪師辱國以左都督而降右都
督如近日寧夏之為者其官爵猶夫舊也夫死生之
際亦大矣摧鋒陷陣者即蹈白刃隱忍苟全者猶帶
黃金則夫人亦孰肯不自愛以犯賊人之鋒乎此勝
負之機人心趨避之地所宜嚴為之制而不可苟焉
者也如蒙乞為申明題

請今後但遇失事者不拘總兵參遊守備等官俱令巡按
衙門從實劾奏應該充軍應該處斬者依律科斷其
果有斬將搴旗功蹟顯著者亦卽封拜以荅殊勲如
此則有功者勸有罪者懼而

國家可保無虞矣

一慎選守令以保邊氓

夫守令者民之師帥關係為重其在邊方則關係尤有重焉
者夫延安一府東接榆林慶陽一府西連寧夏隱然為
國家藩籬其錢糧之贏縮兵馬之強弱生民之休戚罔
不繫之是可謂弗重矣乎近來論郡治者率先江南
而後關陝夫江南為財賦所出是誠甲於天下然安
居腹裏而兵馬夷情弗與也厥田上上而水旱兵荒弗

憂也加以郡縣長吏率多甲科人物相與經營彊理而寇賊奸宄弗虞也乃若延慶土瘠民貧密邇窮虜中間轉輸賑貸寇盜竊攘無歲無之非有經濟宏才其何能濟而近來率以才力不及者調官或以聲望尋常者補秩名論既輕心志亦怠其諸所屬若安塞若米脂若環縣等處知縣俱以老耄監生或才力無爲者降調於茲是雖勉強歲月亦只苟圖免過爾矣顧欲守義愛民以樹偉績于邊陲不已難哉昔范仲淹以龍圖學士知延州又知慶州今白豹金湯暨大順銀川等處皆其地也中間繕城隍給餽餉簡士馬築砦堡具在史冊是故邊人稱之曰軍中有一韓西人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人聞之警喪膽今之位與古異今之地與古同也是惡可以弗之重哉如蒙乞爲具

題今後延慶知府有缺務選臺諫郎署素有才力聲望文臣出補令其悉心保障邊方中間果有經濟宏猷裨益邊郡者即加秩賜金或授以藩臬方面或敘遷邊方巡撫其諸所屬各縣亦選新進士有精力才能者補之果有盡心民事極力籌邊者亦即選取授以科道等官若厭棄邊方怠忽機務即行罷黜如例庶

事權既重人心思奮而邊方亦有攸賴矣此事若迂而關係獨重故特言之

一申嚴衛學以儲將材

嘗聞諸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孟軻氏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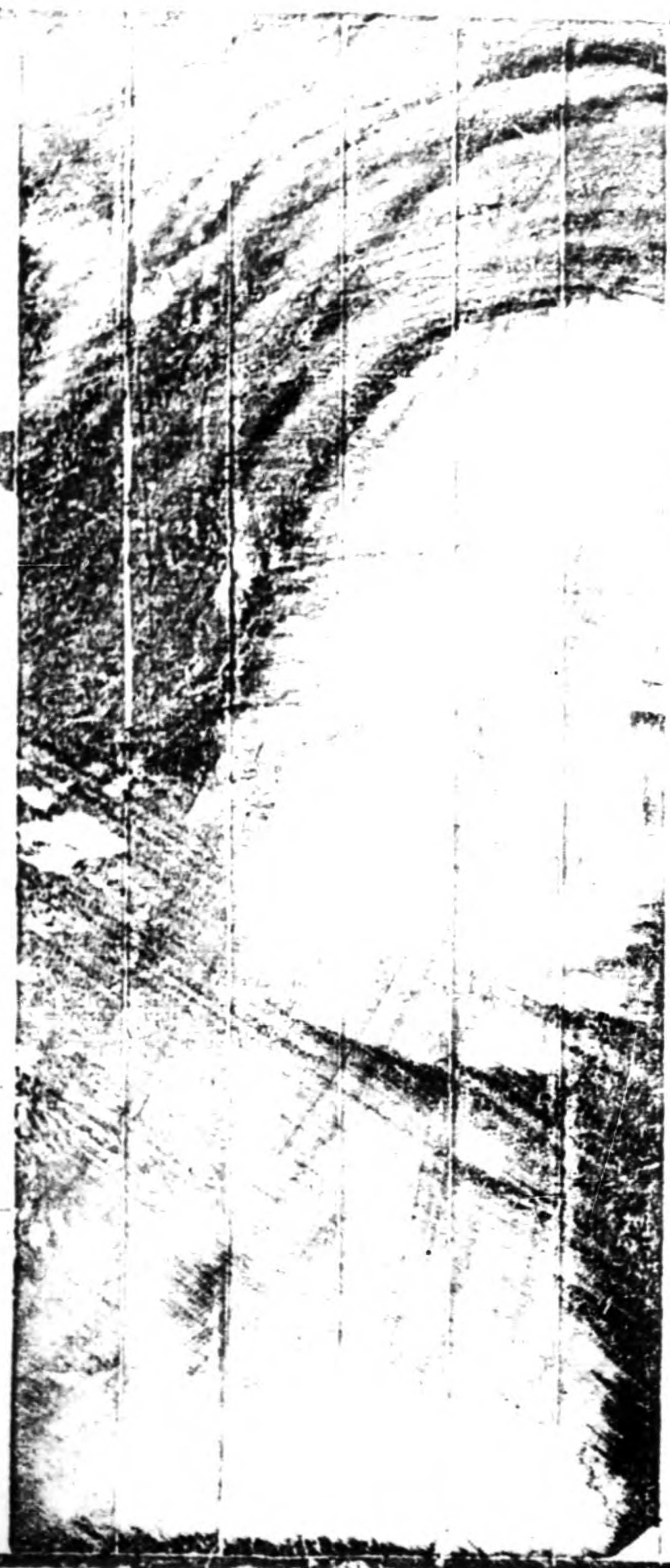
國家慎重武功在京設有武學在外設有衛學陳其官置其餼蓋欲儲養將材以備干城之用者也近來學校徒存武備不講膏粱紈綺之流安於故習語文而不識一丁語武而不持寸鉄偶遇納級事例納銀不

過二三百兩輒以總小旗而陞至指揮都指揮職事乃遂夤緣推陞參遊守備等官獨當一面以是而欲運籌決策摧鋒陷陣以副干城之託胡可得哉近該兵部題請開設武舉欽奉

明旨近來武舉多不得人乃遂報罷則我皇上明見萬里有不欲以匪人而濫武科之選者失今若不申嚴教訓將來亦何以掄材而應

國家之求哉如蒙乞通行各邊并腹裏衛所凡係指揮千百戶應襲子弟并舍餘等項俱令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等書仍操習射藝教官嚴爲程課每十日或

半月各邊兵備道或管糧道試之論策參之弓馬
考驗勤惰嚴行賞罰每季終聽巡撫衙門考試果係
累居優等方准食糧仍候武舉之年准令會試其他
納銀加級事例卽行停革如果遇例在先止許以冠
帶榮身不許推陞叅遊守備等項官爵是古人所謂
非軍功不侯者如此而人心不勤武事不競未之聞
也再照延綏素稱精兵今亦漸弱蓋因兵糧不繼教
習不嚴故爾夫兵糧不繼則餒教習不嚴則惰爲籌
邊之計者可不加之意乎仍乞通行各該鎮守叅遊
等官務將在邊軍士加意休養生息時給衣糧如法
操練亦聽各邊巡撫衙門不時閱視賞罰如一司一
隊不中數多者卽將把總指揮并本管千百戶等官
一體連坐以軍法重治如此則賞罰嚴明士心思奮
而投筆封侯宣威沙漠之士將彬彬乎出矣



芹山集

分守事宜

一爲欽奉

勅諭事准布政司咨卷

都察院案驗嘉靖十七年十月十九日欽奉

勅近來達賊出沒無常各邊齎報警息不絕虜情譎詐難

以測度俱不可不先機防備即目天寒地凍馬肥弓

勁正彼便於馳驟之時朕恐爾等因循怠惰廢弛邊

備况又冬年節近或耽於宴樂或私役軍士出境圍

獵及採柴燒炭等項致虜乘隙入寇貽患非細勅至

爾等須嚴督所屬痛懲前弊晝夜差人瞭望常如賊在目前用心整搦人馬鋒利器械遇有侵犯小則相機戰守大則互相傳報發兵應援或出奇截殺或設伏夾攻務俾賊勢大遭挫衄庶副委托如或任其縱欲偷安嬰城坐視地方受害責有所歸欽此欽遵備咨到道除通行欽遵外近該遊擊戴經自紅德城退回駐劄慶陽帶領官軍一百三十餘員名每日坐支糧料草束蓋亦以邊境稍寧暫為休息之計故爾竊惟紅德城山城等處東接延綏西連甘肅北控寧夏實為戎虜咽喉之地故節經題奉

欽依特設遊擊一員專在紅德城駐劄控御要害萬一有警則或出遊兵或動調各邊人馬互相策應擣其巢穴如或邊方底寧其遊兵三千往年時或放回原衛休息其遊擊則常在紅德城坐鎮蓋環縣等處地方設有守備并城衛二操指揮千百戶等官及各該墩堡官軍餘丁等項約有數千且慶陽固原相去不遠倉卒號召即可立至如此則錢糧既不虛費而邊關亦復有人似為長策矧今達虜駐套出沒無常若使遊擊安居府城相去紅德城甜水堡等處往返六七百里緩急有變應援不前關係非細職今待罪地方

詢之父老參之縉紳皆謂三二十年曾無遊擊在於
府城住居者隨該本道會同延安兵備兼分巡本道
副使謝 詢謀僉同如蒙合無仍令本官常川在彼
鎮重邊關如或念其久勞于外准放休息止於數日
或半月其跟隨人馬就於慶陽城四百員名內專一
答應照依

會典內官軍回營事例不支糧草稍存軍需以備邊關
緊急聲息動調支用如此庶邊儲可節防守日嚴而
邊方亦或有賴矣

一爲

勅諭事奉先准本司咨奉

欽差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任 案驗

嘉靖十七年十月十九日欽奉

勅近來達賊出沒無常各邊齎報聲息不絕虜情譎詐難
以測度俱不可不先機防備即目天寒地凍馬肥弩
勁正彼便於馳驟之時朕恐爾等因循怠惰廢弛邊
備况冬年節近或耽於宴樂或私役軍士出境圍獵
及採柴燒炭等項致虜乘隙入寇貽患非細勅至爾
等須嚴督所屬痛懲前弊晝夜差人瞭望常如賊在
目前用心整搦人馬鋒利器械遇有侵犯小則相機

戰守大則互相傳報發兵應援或出奇截殺或設伏
夾攻務俾賊勢大遭挫衄庶副委託如或任其縱欲
偷安嬰城坐視地方受害責有所歸爾等其慎之慎
之故勅欽此備行本司移咨本道通行延緩榆林慶
陽四衛遵依去後竊惟夷狄犬羊之性無常預防之
策宜慎伏讀

聖諭謂虜情難則不可不先機防備又慮恐各邊縱欲偷
安嬰城坐視地方受害責有所歸故

諭之旨丁寧告戒其

萬里為

宗社生靈萬萬年無疆之計者也近聞達虜住套出沒無
常及節據寧夏往來公差人等經過慶陽本道時加
詢訪各堡零賊或二三十騎三五十騎時或潛行往
來探聽採薪飲馬雖其言未必盡信然

聖諭所謂先機防備則為邊將者正當極力卞商以効匪
躬之節者也近訪得各營指揮千百戶等官中間謀
略優長矢心衛國良亦有之亦或有坐享膏粱擅離
信地如

聖諭所謂縱欲偷安嬰城坐視者萬一虜情叵測乘虛而
入緩急之際應援不前噬臍何及繫于地方擬合通

行爲此照仰本衛着落當該官吏即便轉行各該營
堡并本衛所沿邊指揮千百戶等官一體知悉務要
遵照

明旨晝夜差人瞭望常如賊在目前用圖萬全以副
九重之託毋得守備不設貽患地方責有所歸

一爲申明

律例以督

國儲事伏讀

大明律內一款凡收夏稅於五月十五日開倉七月終齊
足秋糧二月初一日開倉十二月終齊足知早收去

處預先收受者不拘此律若夏稅違限至八月終秋
糧違限至次年正月終不足者其提調部糧官吏典
分催里長欠糧人戶各以十分爲率一分不足者杖
六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受財者計贓以枉
法從重論欽此及查得開刑條例內一款一各處勢
豪大戶無故恃頑不納本戶秋糧五十石以上問罪
監追完日發附近二百石以上發邊衛俱充軍等因
爲照有田則有租此古今通義蓋本有種地而不納
糧者况陝西三邊供億軍餉尤不可一日缺者乎近
該本道按臨延安查得該府所屬錢糧自十七年以

前俱各完納其十八年夏糧固原等處亦已蚤完間
有掣取通關者惟獨慶陽未納除將各掌印管糧官
累行牌催立限比較外訪得安化寧州不納錢糧之
故多係豪强大家田連阡陌倚勢不納以致小民觀
望亦遂終年不納其有司官貪徇情受賄延捱日月
不復追併里老十排人等復又畏勢不敢上門催促
年復一年遂為得計不知此係

朝廷正賦原非額外無名雜差乃敢抗違沮撓若此不知
國法安在本當就行拿問從重枷號發遣但因循既久
一旦不教而殺恐不獨小民之罪况今年歲頗收輸

納為易擬合先行省諭為此合行出示仰安化
縣寧州城市鄉村一應人等示出之後各將該年應
納錢糧遵照律限自十月初一日起陸續上納刻期
完報免罹刑憲其有稔惡不悛公行抗違者不分軍
民官家人等定行鎖拏於本家門首枷號變產納完
之日照例發遣施行若各該管糧等官吏指以比較
為由索要分例及大戶收頭人等分外科取分毫銀
兩財物者許諸人赴道陳告以憑拏問發遣充軍決
不輕恕此係遵奉

國法經理邊儲事理其各奉公守法毋貽後悔